

香港·严沁经典名著

流水不再浪漫



说专集

流水不再浪漫

香港·严沁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1992年12月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流水不再浪漫

——严沁经典名著

(香港)严沁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北京市顺义县板桥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8.125 印张 2 插页 174 千字

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200 册

*

ISBN 7-5059-1890-7/I·1316 定价:5.40 元

“严沁经典名著”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热诚向广大读者推荐的严沁小说系列。

严沁创作经年，作品逾百，不少作品曾改编成电影、电视剧及广播故事，倾倒过无数读者。

她小说中的感情天地是丰富多姿的，对众生世相，刻画入微，教人颠倒迷醉。

“严沁经典名著”的第一批十五部作品，是她亲自为广大读者推荐的，也是她非常喜欢的。

——出版者

流水不再浪漫

一声惊悸的尖叫，曼青从噩梦中挣扎醒来。四十年来，同样的噩梦间歇性的纠缠她，像一条奸狡恶毒的蛇，不止不休的缠着她，吸她的血。梦中的潮湿、惊恐、汗和着血混着泥沙，撕裂般的痛楚，魔鬼般的狂笑交织成天罗地网，她永生难逃。

半分钟，她的睡房门打开，台灯也亮了，女儿美德赤着脚，睡眼惺忪的奔进来，一脸的关怀与不安。

“妈，又发噩梦？”

曼青慢慢坐起来，靠着床上轻轻喘息，脸上的惊悸渐渐褪去，变成一片沉静。深深沉沉的寂静。

她是一个没有表情的女人，也是一个没有年龄的女人。在她脸上看不出喜怒哀乐，永远像深海般沉静，同样的，在她脸上也看不出年龄。也许她像是四十岁，也可以说才三十出头，但她的女儿美德已二十岁，她自然不会这么年轻。然她细致的美丽面庞，她那未经世故的漂亮黑眼睛，根本看来年轻得很，

说是美德姐姐还差不多。真实的年龄是：她已超过六十。

六十，任谁也不相信的事实。她的身份证上却斩钉截铁的写着她的出生年月日。她已六十四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

“要不要喝杯水？”美德柔声再问。

她摇摇头并挥挥手，示意美德离开。美德已习惯了母亲的态度，替她整理一下丝被，悄然退出。

听见美德回卧室的门声，她才透一口气，轻悄的下床，走到窗边的沙发坐下。

每次都是一样的。每当噩梦惊醒了她，她就无法再睡，只能静坐窗前，望着那遥远的星空直到天亮。她也习惯了，这原已是她生活的一部分，如果没有了次次相同的噩梦，她或者已不是她。

天亮了，她听见工人方婶打扫的声音，听见美德起床梳洗的声音，她才慢慢回到床上，或许她幸运的能再睡一刻，噩梦在光天化日下是不会再临的，她有把握。

躺在床上闭着眼睛，她听见美德轻手轻脚的推门进来，在床边张望一下并悄悄退出。她上学去了。她是大学里二年级的理科生。

女儿既名叫美德，当然是个好孩子，温柔、驯良、孝顺、体贴而且用功，在现代的社会中非常难寻。只是，曼青对她却永远冷冷冰冰，像个漠不关心的人，物质上一切供应无缺，并可以得到最好的。母爱则无。

也许母女之间也有缘份，她就是不爱美德，无论美德做得十全十美，她从不称赞一声，甚至没有半丝笑容。美德曾经怀疑过，母亲是否心理不正常？是否没有感情？

美德不敢问，母女间没有交通，有的也只是单行线。美德

把自己的一切像翻开的书一样坦白在曼青面前，曼青却永远沉默，不表示意见，也深锁自己内心。

美德应该很痛苦，但不，她生就一副开朗心怀，什么都不介意，什么都不放在心上。每天清晨醒来，就愉快的接受全新的一切。

她下楼，到偌大的厨房。

“方婶，早。”她笑。

她并不像母亲。虽然也美丽，却是另一类的。是那种充满时代感，明眸皓齿，浓眉挺鼻的。

方婶其实好老了，至少有七十多岁，叫方婆差不多。美德是跟着曼青叫的。

“今天第一堂有课？”方婶坐在餐桌边，一边吩咐工人送上早餐。

“不。反正醒了，不如早点起来。”美德开始进餐。训练有素的女工人服侍一侧。

“小姐又发噩梦？”方婶了解的轻声问。

方婶是史家老工人，早已升任管家。若不是她，美德也怀疑这家会变成怎样。曼青不言不语什么都不管，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家里上上下下一切打点全靠方婶主持。方婶说，她十二岁就被卖进史家，史家对她好，她就一心一意当这儿为家，以曼青为主人，忠心耿耿，而且非常爱美德。

每一餐饭都是她陪美德吃，感情上，或许她与美德更像母女或婆孙。

“妈妈到底为什么几十年发同一个噩梦？”美德问。

“谁知道？也许生病，也许是前生的记忆。”方婶说：“别笑，我问过一位法师的。”

“我不是笑你，是笑那能有如此玄妙的事？”

“别不信。世界上好多我们不明白的事，其实有其深不可测的因缘道理的，可惜的是我们不明白。”方婶说。

“方婶说话越来越有哲理了。”美德打趣。

“方婶也读过书的！”老人家傲然说：“我小学毕业来到史家，老爷说不读书可惜，于是我一边陪小姐服侍小姐，一边就念下午班学校，我也中学毕业呢。”

“那你一定见过我爸爸。”

“啊——”方婶吓然，像嘴里突然被塞了个大馒头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“快别乱问，你我都得捱骂。”
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”美德压低了声音。“是我爸对不起妈？或是妈妈赶走他？”

方婶透一口气，这才释然。

“我想是陈世哲对不起小姐吧？主人的事我这下人那能知道那么多？”她说：“陈世哲不是再婚了吗？”

“那是另一件事。”美德摇摇头。“大家同住一城市，常常在报上看到爸爸的照片和消息，就是不许我见他，也不来往，真不明白。”

“顺着你妈心意吧，她受够了。”

“什么受够了？”

“这四十年孤苦寂寞难道不是受够了？若不是老爷留下大盘生意，大把钱，她就更惨了。”方婶说。

“当年是史家的生意大或是陈家的？”美德好奇。难得方婶肯透露一点。

“两家差不多，门当户对，小姐跟陈家少爷从小被看成金童玉女，谁知道后来——弄成那样。”

“什么原因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方婊正一正神，机警的。“就算知道，小姐不讲我也不敢讲。”

“不讲就算。”美德拿起书本。“中午不回来午饭，约了同学看电影。”

看电影原本是真的。但见着青梅竹马的男朋友汤明哲后，两人的计划改变。

“去看珠宝和钟表展览。”明哲是个开明的大男孩，相当有型，看得出来出自良好家庭。“爸爸说，展出的东西有部分古董，值得看。”

“男人看什么珠宝展览呢？娘娘腔。”

大男孩的脸红了，有被误会的难堪。

“珠宝古董和钟表是我们汤家家传事业，就算我以后不管公司，至少也得懂啊。”他分辩。

“沉不住气。”美德眼珠儿灵活的转动。

“你专门刺激我。”他拖着她的手就走。

那是间意大利名牌珠宝公司的展览。在家酒店里，四周围警卫森严，布置得讲究豪华，参观的人非富则贵，只有美德和明哲最年轻而且穿得随便。

他们大方且自然的走在会场，也许是气度、气质或者难以解释的东西，那些穿着讲究的“大人”并未对他们另眼相看。

“应该把陈家爱叫来，她最喜欢珠宝。”美德说。

“她懂什么？只是个被父母宠坏的女孩子。”

“你又批评我的同学。”美德瞪眼。

明哲马上投降。

他对美德千依百顺，像兄妹，像朋友，像同学，他们是恋

人，但属于他们的爱情却淡而自然，像小溪流水，水到渠成，至少在表面上如此。

背后有阵突然的人声，他们回头，看见珠宝公司那个意大利老板陪着个中国中年男人走过来，旁边还陪伴着一些人，那中年男人仪表不凡，气度轩昂，一看就知并不是普通人。

“他是谁？”明哲问。带着欣赏的口吻，“如果五十岁以后能像他这样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“啊——”美德只这么叫了一声就没再说话。

那男人走近了，美德下意识的退后一步。她看清了他的眼耳口鼻，他他他——不正是那个陈世哲？她的亲生父亲。

她是震惊的，没想到在这种场合碰到他。他会认得她吗？他知道她是美德吗？

陈世哲已经走到她面前，视线从她脸上掠过，却没有特别的表情，也没有停留。然后就超越他们而去。

美德的确有丝说不出的失望，陈世哲竟然认不出她，认不出自己的女儿。可是——可是视线相接那一刹那，她却看到他有对特殊的眼睛。

那绝对是对漂亮的眼睛，仿佛会笑，会说话，很深，很多情，却有一丝说不出、解释不来的愁苦。这么成功幸福的男人，事业家庭名利都有，这岂不是矛盾？

这只是一刹那间的印象，人已走远。

“他是谁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美德轻轻叹口气。

这么出色的父亲，为什么和母亲弄得水火不相容？互相不来往？这是天大的遗憾。如果一家人能生活在一起，将是怎样的美事？

世界上找不到十全十美。

回家时有点闷闷不乐，在客厅见到曼青时却立刻展出愉快的笑脸。

“妈，我回来了。”

曼青依然秀丽出尘的脸上没有表情，只是眼光闪动一下，这也算是回答吧。

“要不要我陪你出去散步？”她问。

曼青摇摇头。

“美德，你来吃点心。”方婶在门边出现，眨眼眨眉的示意她进去。

“小姐要去公司。”方婶悄声说：“我不放心，你去问要不要你陪着去？”

“啊——”美德似乎比见着父亲更吃惊。“为什么？不是公司的人来家里请示的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也不敢问，她只通知备车。”

美德犹豫一下，再度走进大厅。这才注意到曼青已换好外出的衣服。她总是素净的旗袍一件，龙眼般大的珍珠耳环一对，好精致的古董白金手表一个，简单大方又得体。

“妈，我可以陪你去吗？”美德终于问。

曼青凝定的视线慢慢转向她，黑眸里又冷又深的冷漠固执凝结在那儿，却也绝对不像父亲陈世哲，至少没有那对含情含愁的眸子。母亲对父亲真是有那样的深仇大恨？

“好。”曼青竟然这样回答。

她的声音冷而硬而且带点沙哑，和她的外表完全不衬。母亲不是天生如此吧？人家说这种声音的女人叫“破相”，婚姻一定不好，是这样吗？

美德立刻上楼换件衣服，再回客厅时穿制服的司机已到，正恭敬的等在门边。

曼青并没有正眼看美德，领先走出去。美德听见背后门响，回眼一瞥，方婢正跟她眨眼。这返老还童的人。

曼青父亲留给她的公司生意虽大，却是老式的传统式的，并不企业化，就连装修都陈旧得很。曼青和美德走进去，许多职员都站起来叫小姐，对曼青是极之尊敬。

虽然曼青几乎不来公司，她却有一间巨大的办公室，原是她父亲那间，看来一切都是“古董”。在香港中环的边缘，要找这样一间古老的公司，几乎绝无仅有。

曼青坐在那儿非常严肃，非常冷漠，比在家的那种冷淡又有不同。

陆续有人进来，都是工作了几十年的老人，像是要开会。一定是很重要的事件发生，要不然曼青不会亲自回公司主持。

“小姐，人到齐了。”其中一位毕恭毕敬的说。

曼青权威式的点点头，会议就正式开始。

先是各部门主管报告些自认重要的事，财务头头又报告了上半年盈利，最后，一位看来比较年轻然而至少也五十岁的男人站起来，先清清喉咙然后再说话，非常谨慎的。

“我想讲的是关于公司大厦重建的问题。”他说。

曼青点点头示意他讲下去。他仿佛得到鼓励与支持，再清清喉咙，提高声音开始说。

他滔滔不绝的说了大堆话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家大建筑公司看中了他们大厦地段，愿出高价买，也愿意以合理的方式合建，双方都有利。他才说完，大堆的意见跟着就来了。有

人反对，认为目前旧公司大厦仍很好，楼高十层也不应拆建。也有人认为公司大厦属于“古董”一类，在香港买少见少，每年维修也花不少钱，实该保留。也有人认为拆了重建也不错，新式大厦一切设备先进完善，自应比旧的好。一时之间意见纷纭，你一言我一语的争个不休。曼青始终没有表情的坐在那儿，美德好奇，母亲就任这些下属争论？

“是不是大建筑公司给了你什么好处，你一力主张重建？”最反对的那个老先生胀红了脸。

“你含血喷人，我只为公司好。趁现在地产市道好，我们公司为什么不分一杯羹？”那五十岁的男士也红了脸，非常委屈的样子。“这些年来我是怎样的人，各位同事难道还不清楚吗？”

于是有人劝解有人批评有人加一把嘴，弄得全场更是闹哄哄的。就在这时，曼青轻轻的咳了一声，说也奇怪，她这声是轻轻的，不很响也不夸张，全场竟然肃静了，鸦雀无声。

“这件事我已有决定。”她冷而严的说，是一种命令式的，好像君临天下。“既然大家看好地产，既然可以赚钱有百利而无一害，我们自己做。”

大家都呆在那儿，并不明白她的意思。

曼青把似不经世故的眼睛从每个人脸上掠过，然后再一次重复说：

“我们自己做。拆屋重建，除了自用之后，全部出租，由公司统一管理。”

赞成的人固然欢喜莫名，本来反对的人也再无言语。曼青的话是圣旨，他们不敢也不能反对。

“每个人做应做的事，把计划书送给我，一星期够了。”她

漠不经意的说：“我要最完善的计划。”

人人点头称是，这么大一个计划就在她三言两语间解决了，数以亿计的金钱她连眼睛也不眨一下。

她的视线再一次扫过众人，然后站起来离开。一刹那间大家都在叫“再见，小姐。”“慢走，小姐。”所有的人都站起来恭送如仪。

美德跟在后面甚为惊疑，这不是她心目中的母亲，母亲是个受噩梦缠绕的衰弱女人，每见她从噩梦中惊醒那种泪汗交流的情形，美德心中是怜恤与同情。然在公司里，曼青是个强者，强得仿佛有无上权威，仿佛可以主宰一切。那些职员对母亲的神情又敬又畏，跟普通一般公司大不相同，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

曼青的个性竟是两个极端。

跟母亲回家，车上照例是沉默无言。美德很想把碰到陈世哲的事告诉她，又怕冲撞。母亲从来不跟她提陈世哲三个字，她大概也不该讲。

闷在心中很难受，那陈世哲绝对是个有吸引力、有魅力的男人，即使到了今天的年纪。母亲竟可以坚决拒绝这样的男人，母亲的心真比钢还硬。

晚上，美德实在忍不住，她跑到一楼方婶的卧室。

“方婶，我有件好意外的事告诉你。”

“你总有希奇古怪的东西，跟小姐完全不像。”方婶拿下老花眼镜。“你大概像父亲。”

“也不像，”美德兴奋的压低声音。“今天我碰到他。”

“碰到谁？”方婶吃一惊。“怎么可能？”

“我跟汤明哲看珠宝展览，他也来了。他完全不认识我，很

有型，很有风度，但是我们不像。”

“怎么可能？你怎会认识他？”方婶目瞪口呆。

“怎么不可能？我早在报纸上见过他啊！”

“你说——你说陈世哲？”方婶松口气。“是。你的确不像他，像你爷爷，他们父子不像。”

“你都见过？”

“我自然见过。”方婶眼中有抹警惕。“今天——陈少爷真认不出你？”

“真的。他连半丝感觉都没有。”

“难怪的。小姐和陈少爷分开时，哎——你才几个月大，怎么有印象呢？”方婶说。

“其中这么多年他们从未见过？”

“没有，一次也没有。何况后来他又结婚。”

“他——唉！很好看的男人，我想不出妈妈怎能狠心不要他！”美德好奇追问。“爸爸外面的女人有了身孕？”

“你的思想比我还古老，外面的女人有了身孕。”方婶笑。“那有这么老土的事？那个男人在有了小姐这么美好的太太后还想在外面找女人？陈世哲可是一心一意在小小姐身上，只可惜——”

“可惜什么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每到紧要关头方婶就会住口，恨得人牙痒痒的。“我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。”

“总有一天你会告诉我的，”美德不服气的站起来。“我等，总有一天。”

方婶摇摇头，再摇摇头，紧闭了嘴。等美德走出去，她才摇摇头，再深深叹息，连眼圈儿也红了。

美德回家时，看见门外停了部陌生但极气派的大房车，在香港绝无仅有的平治 1000。平治不是最高出到 560 吗？怎么竟有部 1000？是长的礼宾车。

谁？谁会到她们家来？母亲是没有朋友没有亲人的，她们家也从来没有过客人。这神秘平治 1000 是谁的呢？陈世哲？

美德快步走进花园，一个年轻男人正从大屋里匆匆出来，看他尴尬兼狼狈的情形，显然没有受曼青欢迎。

那男人走到美德面前，面上掠过一抹惊疑的停下步子，定定的望着美德一阵，然后说声“对不起”，跨着大步离开。美德转头看看，他上了那辆平治 1000。

匆忙一瞥，美德只觉得那男人很有气势，眉目之间英气逼人，很高很挺，很有男人味。他并不太年轻，有二十七八了，有浓密的头发。这陌生神秘的男人到底是谁？怎会无端端来到她们家？客厅里静悄悄的不见任何人，在楼下打个圈，连方婶都在卧室里，那么，刚才谁接见了那男人？

上楼，曼青卧室紧闭，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模样。美德不敢打扰，闷闷的回自己卧室。

她的家就是这样，回来就仿佛不见阳光，所有人都谨守自己岗位，不会多事不会多话，除她们母女和方婶外，另外三个工人都很沉默，从不主动开口。那个司机阿汉平日也少出门，因为主人少用车，他的实际职务是警卫，是保镖，是看更。他住的房子是与大屋不相连的，平日更是少见面。

美德勉强自己看一阵书，心里又被刚才那陌生神秘的男人打扰着，越来越没有心绪。

电话铃响，是打她的直线电话。

“美德，陈家爱。”女孩子的声音。“出不出来？我哥哥从美

国回来度假，他想见你。”

“陈家麒？”美德笑起来。那个斯文害羞的男孩子到加州史丹福大学念了两年书，不知有没有什么改变。“他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放假？”

“家麒想回家，谁还能拦得住？”家爱夸张着开玩笑。“我叫司机来接你。”

“不用，我自己来。”美德拒绝了。

“把汤明哲叫来，如果他有空的话。”

“我试试看。”

美德笑了，这家爱。谁都知道明哲是美德的男朋友，她口口声声挂在嘴上，放在心上，分明无限好意。好在美德爽朗大方，否则这朋友还真交不下去呢。

结果明哲开车接美德去。

家麒还是那么斯文害羞腼腆的样子，跟两年前没有分别。美国的开放前卫完全没有影响他。只是，他停在美德脸上的视线更长久了。

家爱是一见明哲就笑，开心得不得了。他们兄妹其实都很可爱，也不复杂，就是不懂明哲为什么总不喜欢她。

“去看电影？去喝下午茶？还是去游水？”家爱的眼中只有明哲一个人。

“美德你说吧？你喜欢什么地方我都去。”明哲很懂得“明哲保身”的道理，没有辜负他的名字。

“都不想。”美德摇头。第一，没带泳衣。第二，没有好电影看，更不想坐在茶座被人当货品似的看。

“对。我也发觉有些著名的茶座人品越来越复杂，什么人都有。”明哲永远附和美德。